

十月 А 雅各武茨夫作

А. ЯКОВЛЕВ

ОКЛЯБРЬ



魯迅編 · 現代文藝叢刊之一 · 魯迅

月 十

魯迅全集單行本



原著者
譯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魯迅

編纂者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三版

十 月

蘇聯

A·雅各武萊夫

作

目 錄

作者自傳.....	七
十月.....	
一 墨斯科鬧了起來.....	一三
二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	二〇
三 在街頭相遇.....	二七
四 萬國旅館附近的戰鬪.....	三七
五 在普列思那.....	五〇
六 亞庚.....	五九
七 亞庚之死.....	七三

八	『惡夢』	九〇
九	母親的痛苦	九五
一〇	可怕的夜	一〇〇
一一	兩個兒子	一〇九
一二	再見！	一一八
一三	『愛國者』	一二六
一四	士官候補生之談	一三七
一五	廣場上的戰鬥	一四三
一六	尼啓德門邊的戰鬥	一四九
一七	退卻	一六〇
一八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一六八
一九	礮火下的克萊謨林	一八一
二〇	孤立無援	一八七
二一	繳械	一九二
二二	怎麼辦呢？	一九八

二三	母覓其子.....	二〇
二四	要獲得真的自由.....	二七
二五	亞庚在那里？.....	三四
二六	同想起來.....	三八
二七	誰是對的？.....	三七
二八	錯了！.....	二四一
後記.....		二四七

作者自傳

我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在賽拉妥夫（Saratov）縣的伏力斯克（Vol'sk）。父親是油漆匠。父家的我的一切親屬，是種地的，伯爵渥爾羅夫·大關陀夫（Orlov-Davidov）的先前的農奴，母家的那些，則是伏爾迦（Volga）河畔的船伙。我的長輩的親戚，沒有一個識得文字的。所有親戚之中，只有我的母親和外祖父，能讀教會用的斯拉夫語的書。然而他們也不會寫字。將進小學校去的時候，我已經自己在教父親看書，寫字了。

當我幼小時，所看見的，是教士，燈，嚴緊的斷食，香，皮面子很厚很厚的書——這書，我的母親常在幾乎要哭了出來的看着。十歲時候，自己練習看書，幾年之中，看的全是些

故事，聖賢的傳記，以及寫着強盜，魔女和林妖的本子——這些是我的愛讀的書。

想做神聖的隱士。在十二年，（註一）我便遁進沛爾密（Permi）的林中。也走了幾千威爾斯忒（註二）（一直到喀山縣），然而苦于饑餓和跋涉，回來了。但這時，我也空想着去做強盜。

又是書——古典底的旅行。還有修學時代，（在市立學校裏。）

從十五年起，是獨立生活。一年之間，在略山·烏拉爾（Riazani-Ural）鐵路的電報局，後來是在伏力斯克的郵政局裏做局員。這時候，讀了都介涅夫（Turgeniev）的父與子和牛蒡只是生長……于是生活都遭頓挫了。因為遇到了信仰完全失掉那樣的大破綻。來了異常苦惱的時代：『那里纔有意義呢？』然而一九〇五年（註三）鬧了起來。『這裏有意義和使命。』入了S. R.（註四）急進派。六年間——是發瘋的鎖索。（註五）

（註一）一九一二年，下做此例。

（註二）俄里名。—Verst 約中國三百五十丈。

（註三）這年有日、俄戰爭後的革命。

然而奇怪：這幾年學得很多。去做實務學校的聽講生，於是進了彼得堡大學的歷史博言科，傾心聽着什令斯基（Zelinski），羅式斯基（Losski），文該羅夫（Vongerov），彼得羅夫（Petrov），薩摩丁（Zamotin），安特略諾夫（Andrianov），等人的崇高而人道主義底的講義，後來就袋子裏藏着手鎗，我們聚集起來，空想着革命之後的樂土，向涅夫斯基（Novski）的關口，那工人們所在之處去了。而這也並非只是空想。

時候到了：西伯利亞去。在托博里斯克（Tobolsk）縣一年。密林。寂靜。孤獨。思索。不將革命來當我的宗教了。

又到彼得堡，進大學。但往事都如影子，痕跡也不賸了。

我怕被捕。向高加索去了，然而在那邊的格羅士努易（Grozni），已經等着追捕者。僻縣的牢獄，死罪犯，夜夜聽到的契契尼亞人的哀歌。人們從許多情節上，在摘發我的罪。我怕了，他們知道着這些事麼，那麼此後就只有絞架了。幸呢還是不幸呢，他們並不知道。

（註四）社會革命黨。

（註五）大約是指下獄或監視。

過了半年，被用囚人列車送到波士妥夫·那·頓 (Postov-na-Don) 去，在巡警的監視之下者五年。

主顯節——是晴朗，烈寒，明晃晃——這天，將我放出街上了，但我的衣袋裏，只有一個波勒丁涅克，(註六)雖然得了釋放，在獄裏卻已經受了損傷的。我不知道高興好呢，還是哭好。然而幾乎素不相識的人，幫了我了。

于是用功，外縣的報紙『烏得羅·有迦』 (Utro Ioga) 的同人。

一九一四年八月，自往戰線——為衛生隊員。徒步而隨軍隊之後者一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什拉爾陀伏附近）的早晨，看見鶯兒在樹上高聲歌唱——大約就在那時，俄羅斯兵約二萬，幾乎被（初次使用的）德國的毒瓦斯所毒死了。

于是戰爭便如一種主題一樣，帶着悲痛，坐在我的靈魂中。

此後，是墨斯科。『烏得羅·露西』 (Utro Rossi)。(註七)寫了很多。也給日報和小

（註六）錢幣名，約值五角。

（註七）日報名，這里是猶言在這報館裏做事。

雜誌做短篇小說。但在這些作品上，都不加以任何的意義。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註八）于是十月（註九）從一九一八至一九年間的冬天，日夜不離毛皮靴，皮外套，闊邊帽地過活。因為肚餓，手腳都腫了起來。兩個和我最親近的人死掉了。到來了可怕的孤獨。

絕望的數年。那里去做什麼呢？不是發狂，就是死掉，或者將自己拿在手裏，聽憑一切都來絕緣。文學救了我，創作起來了。現在是很認真。一到夏（每夏）就跋涉于俄羅斯，加以凝視。在看被拋棄了的俄羅斯，在看被擡起來的俄羅斯。

而且——似乎——俄羅斯，人，人性，是成着我的新宗教。

亞歷山大·雅各武萊夫

（註八）俄國第一回大革命之月。

（註九）第二回大革命之月，即本書所描寫的。

墨斯科鬧了起來

當母親叫起華西理來的時候，周圍還是昏暗的。她彎了腰俯在睡着的兒子的上面，搖他的肩，一面亢奮得氣促，用尖銳的聲音叫道：

『快起來罷！在開鎗哩！』

華西理喫了驚，起來了，坐在牀上。

『說什麼？』

『我說，在開鎗呀；布爾塞維克在開鎗呵……』

母親身穿溫暖的短襖，用灰色的頭巾包着頭髮，站在牀前。在那手裏，有一隻到市場去時，一定帶去的空籃子。

『你就像羊兒見了新門似的發獃，沒有懂麼？凡涅昨天晚上沒有回家來，不知道可能沒事。唉，你，上帝呵！』

母親的臉上忽然打皺，痙攣着，似乎即刻就要哭了。但是熬着，又尖利地嘮叨起來：

『討厭的人們呀，還叫作革命家哩！趕出了皇帝，這回是自己同志們動手打架，大家敲腦袋了。這樣的傢伙，統統用鞭子來抽一通纔好。今天是麪包也沒有給，看罷，我什麼也沒有帶回來。』

她說着，便提起空籃來塞在兒子的面前。

華西理驟然清楚了。

『原~~~~來！』華西理拖長了語音，便即穿起衣服來，將外套披在肩膀上。

『你那里去呀，胡塗蟲？』母親愁起來了。『一個是連夜不回來，你又想爬出去了？真是好兒子……你那里去？』

但華西理並不回答，就是那樣——也不洗臉，也不掠掠頭髮，頭裏模模胡胡，——飄然走到外面去了。

天上鎖着煙一般的雲，是陰晦的日子，門旁站着靴匠羅皮黎。他是『耶司排司』這譚名的主子，和華西理家並排住着的。隣近人家的旁邊，聚着人山，街上是羣衆擠得黑壓壓地。

『哪，華西理·那札力支，布爾塞維克起事了呀，——耶司排司在扳臉上浮着微笑，來招呼華西理說，——聽哪，不在砰砰礮礮麼？』

華西理聳着耳朵聽。他聽得彷彿就在近邊射擊似的，也在遠處隱約地響。

『那是什麼呀，放的是鎗罷？』他問。

耶司排司點頭給他看。

『鎗呀，半夜裏砰砰礮礮放起來的。所以流血成河，積屍如山呵，了不得了，華西理·那札力支。』

長身曲背，唇鬚的兩端快到肩頭，穿着過膝的上衣的耶司排司的模樣，簡直像一個加了兩條腿的不等樣的嚇鴉草人。和他一說話，無論誰——熟人也好，生人也好——一定要發笑：耶司排司是滑稽的人。自己也笑，也使別人笑，但現在卻不是發笑的亂子了。